



6

Dear Dad
My Father's Story

耽美季节小说

DEAR DAD

[我的亲亲老爸]

SATOSUMI
takaguchi

高口里纯

Danmei Jijie Xiaoshuo



I313.45
243
:6

[我的亲亲老爸]

DEAR DAD

高口里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亲亲老爸爸/高品里纯著。

(耽美季节小说)

ISBN 7-225-014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527号

远方出版社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责任编辑: 王世峰

封面设计: 亚凡

呼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远方出版社发行

开本: 787 × 11092 1/32 印张: 6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00元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前 言

爱我
不要因为我是飞翔的候鸟
爱我
不要以为我是晚风中的夕阳
我需要一个宁静的港湾
让我
好好疗伤

不奢望鲜花、戒指、红地毯
因为那是梦境中的天堂
也许每一个少女都有痴心幻想
可是这一切显得太遥远
当两情相悦时
躺在恋人的怀中
聆听温柔的心跳
享受那一份最真挚纯洁的呢喃
就像春天里的花朵
在爱的阳光和雨露中悄悄绽放

.....

爱情，永远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最永恒的话题，伟大而又神圣的，不容轻率和亵渎。

无数憧憬爱情的人，当真真实实地感觉到爱与被爱之后，那份喜悦的心情，就像春天里绽开的花朵，羞涩而不失浪漫，虽然也有人以为自己这么快拥有爱而矛盾和彷徨，可他一旦领悟到爱情的真谛后，便像虔诚的朝圣者，勇敢而又执着地接受爱情的沐浴，享受爱情的纯真和温柔，直到走完爱情之旅。

编者
2003年1月



第一章 情 欲

1

一醒来似乎就注定了失望。

明明、明明有很多事想做的……

太阳毫不留情地西照，堆得满满的待洗衣物恐怕无缘受到阳光的眷顾了。

实在没心情在午后雨点的毒辣阳光下，处理那堆衣服。

“身体好重啊……”

唯一的儿子南夏也回到亡妻娘家已经一个礼拜了。

虽然回到了之前单身生活的日子，却显得无比倦怠。

“休假日竟无法做好自我管理，还算什么大人啊……”

拖着十足沉重的身躯来到床边，随后起身。

“哎呀呀……”

实在不想动啊！

在睡衣外加上一件毛衣后，走向厨房冲了



一杯速食汤。

端着杯子的手感觉有些冷。

将手伸向空调，有片刻的时间被杯子内升起的热气夺去了目光。

“呼！明明是靠声音赚钱的……但是……如果不是因工作需要，就什么话也不想讲了……”

在身体完全不想动的情况下，时间还是无情地流逝。手中的杯汤还剩一半左右，但温度正逐渐消失中。

在明白南夏也的心情后，他更是无法做什么。

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倒不如说是朋友还来得恰当。

闭上眼睛，脑袋不断被负面思绪占据，我轻摇了两三下头。

突然……手机响了。

明明每次一回到家，就将包包丢在特定地方的——

到底放到哪里去了？

就是因为这样，剧本老弄不见，真是的……
真是要不得的习惯。

半晌，拼命动作着还恍惚着的身体，循着声音找手机。

房间分明不大，却搞得气喘吁吁。

“啊……有了！”



终于从半开的浴室门口，发现了包包的踪影。

“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呢……？”

暂撇开自己令人费解的行动，俐落地伸手拿起手机。

液晶画面上显示着‘小泉天龙’。

身体不禁硬直了五秒钟。

然后，缓缓地，缓缓地恢复。

“喂喂……”

“信乃吗？”

“嗯……”

听着对方的回应，身体内部逐渐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触。

人的声音真的很不可思议。

因为它能在瞬间传达安心感，和心中那份焦虑。

熟悉的声音——

如果只是这样，就不会如此焦躁了。

正因为话筒彼方的人是最特别的存在。

“我今天可能会工作到很晚，回家里实在不方便。晚上可以去你那里吗？”

“……可以啊……反正我一个人也很无聊。天龙先生，晚上一起吃饭吗？”

“……这个嘛……”



他的语尾带着异样的倦怠感。

打起精神试着再问一次。

“如果有约的话，请便。晚上不管多晚过来，都没关系。”

“……”

“天龙先生……”

“你……又在逞强了——”

“我……我没有呀！”

“你就是绝对不说不——就算相处的时间减少，也没啥大不了的……你是这么想的吧？”

他的语气并不如措词那般沉重。

只是，他似乎不打算给自己时间犹豫。

“信乃？”

“什么事？”

“你在生气吗？”

你是这么想的吧？

“怎么……怎么会呢——”

“是吗？那我晚点再过去——”

“……好的……”

凝视着手中的机子，片刻后将它扔进包包中。

搞什么！怎么会在浴室里？

最近，经常会搞不懂自己在做什么。

刚刚那通电话的主人，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竟在自己原本就不安的心湖掀起一阵波澜，心



情越来越沉重了。

要一个人生活吗——？

还是两个人一起过呢——？

或者是……

明明只有两个选择，心里却被一股想抛弃一切的冲动所驱使。

如果没有接吻，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如果没有拥抱，便不会眷恋彼此的温度——。

那么身心也会静静地干涸吧！

呼吸感到些许困难。

“我真是没用……啊……”

从前，自己究竟是怎样活过来的？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2

早知道就出去闲逛一下。

结果，就连走那几步路也没必要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肚子也不饿了。

空腹感刺激着感觉中枢。

一两顿饭没吃后，似乎就觉得自己的视线变得奇怪起来。南夏也平常就老叮咛自己要注意——



不过，勉强吃东西，搞得胃消化不良也不好。

空腹与胃痛的相互争执——。

时间刚过午夜。或许是洗澡的热度已消退的缘故，背后感觉得到凉风的吹袭。

如果就这样被倦意吸引，该有多好——。

“可是……天龙先生他……”

幸福这种东西是无法一直持续的。在短时间内，就像只猫般轻盈地四处乱窜。

才意识到幸福的瞬间，转眼，又被其他的情感所取代，毫无规则可循。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更能感受到心情的剧烈起伏。曾经，和已故的妻子间，也存在着一份稚嫩的爱情和无知却又无垢的心意——

要是当时能妥善经营那份简单，又彼此深深思念的爱情就好了。

只是，要让自己成熟，那段时间实在太匆促了。

钥匙孔响起了微弱的声音，紧接着开门声将自己拉回现实里。

反射性地从沙发起身，往门边走去。

“天龙先生？”

“——你醒啦？”

“……我一直醒着……在等你……”



明明想坦率地说出口，嘴巴却不怎么听话。

“别这样……我是来看你的。并不是来让你苦恼的。”

我可是一直到刚刚都在烦恼啊！但，那并非痛苦就是……

狭窄的走廊上，彼此的情感错身而过。

但，这份甜蜜的痛苦又是怎么回事呢？

“信乃……”

三两下就被他追上。反射性地胡乱抗拒着。

但，同时又着迷于对方的体热，想沉溺在他的温度中。

“不……不要！请放开我……”

“不要……”

“你不是说你只是来看我的而已……”

“吵死了……闭嘴……”

脸被他一只手固定住，舌头毫不留情地闯进口中。

舌尖被这个带着酒意，和自己交换着唾液的男子支配着。难以估计他到底喝了多少酒。

“……你醉了……”

不经意地说出口，对方的身体稍稍退开些。

“要是……我今天没醉……那……那您可



就惨了……”

“你说什么……？”

“水……我要喝水。”

说完，他踩着有些蹒跚的脚步往厨房走去。

外套，在中途就被他脱下扔在一旁了。

3

他用手指拨弄着装着水的杯子，随后将水倒进口中。

看起来他似乎很享受过量饮酒后所带来的快乐。

“多了解……我一点吧！信乃……”

无法立刻理解他在说什么。

“信乃——”

“——什么事……”

“你，还会怕我吗？”

“没有那回事。”

“不错……我说过话……和态度……让你感到迷惑。但是，信乃……我会那样……是因为，我很寂寞……”

他的视线停留在自己拿着水的右手指尖。

“是在撒娇啊！”

那种事——。



他真的喝醉了吗？眼前的男子，根本就很清醒啊……。

“信乃……”

“……是的……”

“你了解吗？”

根本无法去评断。

我这样的人，什么都做不好。

“不要闷不吭声的……”

我并非故意的。证据就是自己明明没喝醉，视线却歪斜得很严重。

“你……在笑吗？”

“嗯……我觉得心情很好……”

“看到我哭，你那么开心吗？”

“哭吧，再哭凶一点。”

“我不懂……你的意思……”

根本无法说明心里究竟是悲伤，还是悔恨。

想了解眼泪的意义，于是试着主动去缩短两人间的距离。

微启已然交叠的嘴唇，彼此的舌头交缠着。

猛然四目缠绕，随后，便沉溺在粘膜的滑溜触感中。

当下意识配合起对方的步调后，紧闭的眼睑深处，那头被豢养惯了的梦魔便大肆喧闹起来。

“天龙……先生……”



“还没唷……”

不知所措的双手，不知何时已被他强硬地抓住。像要传达些什么似地，他的脸稍稍离开，冷不防地舌头又被他甜腻地含咬住。

捉不到时间逃脱。那是个深长的亲吻。光是个亲吻，我们的关系便已昭然若揭。

空气中，只有嘴唇吸吮的声响，和舌头进发出的湿黏声而已。

“……我已经……”

“我不是说还没吗？还是，你不想要？”

“不是的——”

在他急切逼问的瞬间，两人突然失去了平衡，双双跌落在沙发上。

从交叠的身躯中传来了人的体温，让自己瞬间焦躁起来。

他完全不在意我的重量，连声抗议也没有。

不知该如何温柔地对待，苦思之余只好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发丝。

“天龙先生……”

他的眼睛紧闭，完全没有移动的意思。

仔细一看，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眼镜——。

似乎是刚刚的冲击使它不知掉落在哪里了。

一个使力爬起身，环视了下四周，在厨房的桌子下发现了它的踪影。



松口气地调回视线，身体猛地被拉了下。

“天龙先生！”

视界瞬间反转过来。

当发现被压在狭小的沙发上时，对方的鼻梁已经在自己的颈窝处爬行了。

同时，睡衣的扣子正被他一颗颗地解开。

这……这个人实在是……

亏我刚才还想对他温柔呢！

的确，要是对方真的醉了未尝不是件好事，这么一来做这种事时所感受的羞耻感，说不定就会大幅减少了。

但是……

“住……请你……住手……”

瞬间已半裸了。

毛衣和上半身的睡衣已经被他脱下丢在一旁。

啊……不行……。

和说出口的话相反，身体已几乎着火。真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不要急……信乃……”

“我……什么？”

“不要急……”

“我……我并没有着急……”

不管之前酒精在这名男子的体内如何作用，现在的确更严重了。



我们交合的次数并不多。但，每次都是那样鲜明强烈。

我明白，要将深深植入每一个毛孔中的记忆完全清除，并非一件简单的事。

顺序完全搞错——。

每当那时候，身体就会擅自反应。

虽然平常在他面前一向无所适从，但今晚更加严重。

“天……天龙先生……。啊……啊啊！”

到底哪个才是他的本性？只有假借酒才会显露真心——。

还是，我之前所自认熟稔的人，只不过是他的——部份而已。

“不……不要，怎么可以……!?”

“不管要……或不要我都……”

“不要……”

“放弃吧……不管你怎么叫……我都不会停手的……绝对，不会停手的……”

其实，根本没想要真心抵抗。因为，我也相当贪婪——。

反正不管怎样，我都想将另一个清醒的自己完全抹杀掉。

不一会儿，便陷入难以想像的状态中。



身体随着韵律不断摇晃，唇间持续发出无意义的声音。

信乃——

每当他这么呼唤我时，某种被填满、被掠夺的感受，便侵袭着我的心灵。

毕竟以性爱为名的时刻，就只存在于两情相悦的彼此间——。

4

四周过于寂静，只有空调的声音在耳边隆隆作响疲倦得虚脱，横躺在床上完全起不了身。

“在这种时间淋浴……大概……会吵到邻居吧……”

“你……酒退了吗？……”

“——退了……现在很清醒。”

说完，他边用毛巾擦还滴着水的发丝边在冰箱前站定，开始物色起里面的东西。

“天龙先生？”

不由得爬起身。

“那是……啤酒。”

“没错……可以喝吗？只喝一瓶而已——反正酒都醒了……”